



惟有古文忘不了

——訪張灼祥校長

■ 文：懷風

找張灼祥校長談讀古文，大家或會認為找錯對象了——他在拔萃男書院畢業後，到香港大學唸比較文學，畢業後當英文教師，後赴哈佛大學深造教育。在國內旅行，陌生人開腔會跟他說英語——無論怎樣看，他也是典型的「番書仔」；不過，古文對他和他的作品影響有多大，常讀他的隨筆和散文的讀者會明白。他在四十年來寫了近百萬字的中文作品，辦過文學雜誌，當過文學獎的評判……這位在「番書」堆中成長卻堅持長期跟中文打交道的校長，委實並不常見。

他們想寫 我就支持

這次，我們先從他的「城堡」——拔萃男書院說起。很多語文教師都說鼓勵學生寫作，若由一校之長以身作則，情況會是怎樣的？張校長直言拔萃的中文寫作風氣是不錯的，但強調這跟學生的能力無關，也跟有一個熱衷寫書和出書的校長無關，只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位校長很支持學生寫作，只要學生想寫、想出書，他都鼎力支持——說到這裏，張校長馬上從會客室跑到校長室，取來三本文集：《集思》是拔萃男書院校刊；《擊攘》是年度文集，收編學生的中文作品；《當天我在台下望，今天我在台上看》是運動員的創作集。拔萃的運動成績彪炳是眾口稱譽，至於文采風流，

倒是首次聽聞。「他們出這麼一本薄薄的文集，竟要我資助三萬塊錢！」說來不值，心實喜之。生澀的學生文集，相信大部分人看也不看就隨手放下，張校長卻視為家珍。「他們寫得好嗎？」「寫得好不好沒關係，最重要的是他們想寫和肯寫。我寫的文章，在我校的語文老師眼中也是不好的呀，哈哈！」張校長的招牌笑聲又傾瀉而出。

2009年中文科會考作文考題之一是《檸檬茶》，一個拔萃學生大抵因為寫得出色，竟被懷疑是背誦補習社的範文，結果評為2級的成績。張校長支持他上訴，最終學生重得4級。這學生有志修讀醫科，即使在中文科飲恨，仍以優異成績考入港大醫學院，不會因為中文成績稍遜進不了心儀學系。中文科向來不是拔萃學生的強項，甚至不受學生重視，但這個學生極力討回公道，只因他重視中文、熱愛寫作，沒有把文科成績視作等閑。

張校長對推動學校的中文創作風氣影響很大嗎？他表示這與他無關。「你退休以後，拔萃的寫作風氣還會維持下去嗎？」「我從來不擔心寫作風氣不能持續。反而覺得，人千萬別以為事情只有自己做得到，這樣對繼任人不公平，誰知道他不會比我做得更好？」

若要好，須是了

說到現在學校的中文教學，張校長直言大部分學生很功利，知道不考就不認真讀了。他沒有深究中文課程的內容，只覺得在教學、考核上該保留一些範文。他提到最近觀課，看老師教《岳飛之少年時代》，說着說着，張校長隨口就把課文背了出來。張校長說他不特別喜歡讀古文，但他倒很記得當年的中文老師張清湘先生。張老師是聞一多的學生，國學基礎極好，退休後仍埋首學問，編《論語類編》自資出版。張校長很快又找來張老師送給他的《論語類編》，翻開幾頁讓我們看張老師的筆記，「我沒有鑽研國學，但對老師的鑽研精神佩服不已。」

張校長說他近年少讀古文，但少年時曾對《三國演義》、《紅樓夢》十分着迷。尤其是《紅樓夢》，他認為年紀愈長，就愈能體會曹雪芹筆下大觀園的人情冷暖、哀樂盛衰，更笑言：「希望我這個校長不是賈政吧。」《紅樓夢》這部巨著，確是活在很多中國人的深層意識裏，我們不是常用寶玉、黛玉、熙鳳、可卿、賈政等人物指代人與人之間欣賞、憐惜、鄙夷等的感情嗎？翻看張校長的文章，不難發現，《紅樓夢》的人物、詩詞、情節，原也代替了千言萬語。少時所讀的，如今都在筆下流轉。

談了半天，方發現張校長對我們事先發給他有關學習古文的問題幾乎沒有着實回應過——也可以說，他已經老老實實地回應過了：「某年某時跟古典文學邂逅，迷上了，便成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那怕只是一首詩也好，一部小說也好，都成了我體內中國文化的基因。」

《紅樓夢》中有一首〈好了歌〉相信張校長會喜歡：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
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金銀忘不了
終朝只恨聚無多
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嬌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
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兒孫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來多
孝順兒孫誰見了

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這位沒有熟讀四書五經的「番書」校長，其實深諳中國文化。



張清湘先生的瀚墨

張校長書桌上放的盡是學生的文集

